

钱穆先生著作「新校本」

錢穆

湖上閒思錄

钱穆先生著作

[新校本]

湖上闲思录

钱穆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湖上闲思录 / 钱穆著. — 北京: 九州出版社,
2016. 2

ISBN 978-7-5108-4131-6

I. ①湖… II. ①钱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现代 IV. ①I26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03758号

湖上闲思录

- 作 者 钱穆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宪华
责任编辑 周弘博
封面设计 陆智昌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印 张 5.375
插页印张 0.25
字 数 103千字
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
印 次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4131-6
定 价 35.00元
-

湖上閒思錄

錢穆

钱穆先生手迹

德之幽光
既死後
潛
誅姦禍於
既死後
潛
唐韓愈語錄錢穆



钱穆先生书法

新校本说明

钱穆先生著作简体新校本，经钱胡美琦女士授权出版，以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所编《钱宾四先生全集》繁体版为本，进行重排新校，订正其中体例、格式、标号、文字等方面存在的疏误，内容保持《全集》版本原貌。

《湖上闲思录》包含钱穆先生比较中西文化之文论三十篇，最初为1948年春季时，钱穆先生应友人谢幼伟先生之邀，为上海《申报》副刊《学津》所撰。后于1960年、1980年，分别在香港和台湾出版。

九州出版社

序

我这一本《湖上闲思录》，是今年春天因着一位友人的一番怂恿而触机开头写起的，经过了约莫四个月的时间，积成这三十篇文字，把它汇集成册。我的生活，其实也算不得是闲散，但总是在太湖的近边，时时见到闲云野鸥、风帆浪涛，总还是有一些闲时光的。我的那些思想，则总是在那些闲时光中透逗，在那些闲时光中酝酿。而且我之所思，实在也与世无补。我并不是说我对于当前这些实际的人生，漠不关心，不想帮忙。但总觉得我自己无此智慧，无此精力，来把捉住这些当前的实际人生之内里的症结，而试加以一种批导或斡旋。因此也只能这般躲在一旁，像无事人模样，来思考那些不关痛痒不着筋节的闲思虑。我也并不说我的那些闲思，便在此三十篇中告一段落。只因为我的闲思，总算是在此三四个月的闲时光中闲闲地产生，实际则只还是闲闲地记录写出。而我想，读我书的人或许只想在三四日或三四钟点中匆匆读

完。若我把这些稿子久藏不出，积压得多了，我又怕更引起读者的忙迫，要在几天或几个钟点的短时间里，匆忙地一口气来读我的太多的闲思录。忙读是领略不到闲思的情味的。因此先把此三十篇发表了，也好减轻读者们忙读的压迫。将来若使我续有闲思的机会，好陆续的写出，再汇成续集三集，也让读者们好分集的闲闲地来读。

我这一本《闲思录》，并不曾想如我们古代的先秦诸子们，儒、墨、道、法，各成一家言，来诱世导俗。也并不曾想如我们宋明的理学先生们，程、朱、陆、王，各各想承继或发明一个道统，来继绝学而开来者。我也并不曾想如西方欧洲的哲学家们，有系统、有组织、严格地、精密地，把思想凝练在一条线上，依照逻辑的推演，祈望发现一个客观的真理，启示宇宙人生之奇秘。我实在只是些闲思，惟其只是些闲思，在我写第一篇的时候，我并没有预先安排如何写第二篇。在我写第二篇的时候，也并没有设法照顾或回护到第一篇。在我只是得着一些闲，便断断续续地思而写，这是些无所为的，一任其自然的，前不顾后，后不顾前。而且在我开始写这《闲思录》之前，怂恿我的那位友人，他早已给我一限制，不希望我长篇累牍地写，字数上他希望我不超出二三千字的篇幅。我开始既如此写，以后也便照样写。而且我觉得，篇幅有了限制，也好省得我转成忙迫。心下预定了只写这些字，因而不致失却我开始写时的闲情。写了二三千字，我便戛然而止，我也并不曾想一定要把我当时的一番闲

思像模像样地造成一理论。有时上面多写了些，下面便少说些；有时上面少说了些，下面便多写些。而且我每一篇在写的时候，也没有预定题目，有时想到较复杂较深邃的，也只在此三四千字中交卷。有时想到较简单较平浅的，也在此三四千字中交卷。写完了，随便拈篇中一两字作为题目装成一牌子安上。有些是上一篇未说完的，又在下一篇乘便补出。有些是上一篇已说到的，又在下一篇重复说及。有些是某一篇只当是某一篇之一隅举例，有些则两篇之间又好像有些冲突不一致，有些是尚多言外之意，也懒得再申说。篇目的前后，全照动笔的次序，没有再编排过。中间有一两篇是宿稿，因为文言白话的体裁关系，而把来略略地改写的。然而这些总还是我一人之所见，而且近在四个月中间写出，应该是仍还有一个体系的。这些则只有让读者们自己去认取。我只请求读者们在临读时，也先把自己的心情放闲些，则一切自易谅解，一切自易愿恕。

怱怱我的那位友人，使我触机开头写这一本《闲思录》的是谢幼伟先生。他为申报馆的副刊《学津》讨稿，我的稿开始了，但《申报》的《学津》停刊了。我引起了兴头，终于有此一册小书。让我乘便在此感谢谢先生的一番怱怱。

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夏钱穆识于无锡荣巷

跋

本书乃民国三十七年春间所写。其时余任教江苏无锡江南大学，课务轻闲，胃病新愈，体况未佳，又值时局晦昧，光明难睹。时时徜徉湖山胜处，或晨出晚归，或半日在外。即暂获间隙，亦常徘徊田塍鱼塘之间。尽抛书册，惟求亲接自然，俛仰逍遥以自遣。心胸积滞，逐一涤荡，空所存抱，乃时有闲思遐想，如游丝轻漾，微叶偶飘，来入庭际，亦足赏玩。乃于夜灯坐对，随笔抒写，初不自意遂成卷帙。嗣亦搁置，不复再续。越一年，仓皇南行，此稿亦未携带。今冬重入吾眼，则已转瞬十年矣！再自披览，即篇题亦都忘却，更不论内容所涉。循诵而下，恍如读他人书，乃深幸此人谈吐，与其平日素所蓄藏，无大悬别，此亦大可欣喜之一境也。惟闲冗相异，俨如隔世。却念生平，有此一段暇晷，堪作回忆，弥自珍惜。刊而布之，亦聊以存当时心影之一斑焉。

一九五八年冬至钱穆再识于九龙之钻石山寓庐

再跋

余自对日抗战期间，在云南宜良写成《国史大纲》一书以后，自念全部中国史中之大纲大节，已在书中揭举。循此详求，事在读者。或有谬误，亦待读者指出，再作思考。余之兴趣，遂从历史逐渐转移到文化问题上。

余之研治国史，本由民初“新文化运动”对国史多加诟置，略有匡正。执其两端，用其中于民，庶于世风稍尽补偏救弊之功。但自世界第二次大战开始，确信欧西文化亦多病痛，国家民族前途，断不当一意慕效，无所批评抉择，则盲人瞎马，夜半深池，危险何堪设想。又历史限于事实，可以专就本己，真相即明。而文化则寓有价值观，必双方比较，乃知得失。余在成都始写《中国文化史导论》一书，此为余对自己学问有意开新之发端。

及抗战胜利，颇谓国事未定，变端莫测，因决意不返平津，亦不滞京沪，惟冀觅一静僻处，俾得潜心，以渐待时局之安定。乃重返昆明，初不料其学风嚣张，乃有大出意料之

外者。又在成都患胃病，迄是不愈，乃又决意归家乡，风土饮膳，庶于余病体有助。适江南大学新创，遂留任教。而国事益动荡，日夜读《庄子》一书，为作“纂笺”。聊可于湖山胜境，游神澹泊，自求宁静。又以其间写此《湖上闲思录》一部。及避来香港，将之付印，距今亦三十年以上矣。

此三十年中，对文化问题又续有撰述。两年来，双目失明，不能见字。报章书籍，皆已疏隔。惟尚能捉笔写稿。方撰“中西文化比较观”一书，^①不谓积稿已盈二十篇以上。大体皆杂忆平日心中存想，以不翻书，不引据材料为原则。忽一日，三民书局主人来索余《湖上闲思录》，将以再付割劂。因由内人诵读一过，余逐篇听之。初不意余方今所撰，正多旧来见解，并有前所发得，而今已漫忘者。自惭学问未有进步，而国事世风，每下愈况。回忆当年太湖边一段心境，亦已有黄鹤一去不复返之状。抚今追昔，感慨何似。

因念《国史大纲》一书，亦已在数年前重有改订，创为新版。今此稿又继之。敝帚自珍，际此时代剧变中，不知国人读之，亦尚谓此泥上鸿爪，复有一加顾视之意义与价值否？再为此跋，亦聊记往年飞鸿踏此雪泥之概况而已，他复何言。

一九八〇年五月七日钱穆自识于台北外双溪之素书楼

时年八十有六

^① 原编者注：先生所撰有关“中西文化比较观”诸文，未汇集成专书，已分散收入各书。

目 录

序 / 1

跋 / 4

再跋 / 5

一 人文与自然 / 1

二 精神与物质 / 4

三 情与欲 / 10

四 理与气 / 14

五 阴与阳 / 19

六 艺术与科学 / 23

- 七 无我与不朽 / 29
- 八 成色与分两 / 33
- 九 道与命 / 39
- 一〇 善与恶 / 44
- 一一 自由与干涉 / 49
- 一二 斗争与仁慈 / 54
- 一三 礼与法 / 59
- 一四 匆忙与闲暇 / 63
- 一五 科学与人生 / 69
- 一六 我与他 / 73
- 一七 神与圣 / 76
- 一八 经验与思维 / 80

- 一九 鬼与神 / 88
- 二〇 乡村与城市 / 93
- 二一 人生与知觉 / 98
- 二二 象外与环中 / 107
- 二三 历史与神 / 113
- 二四 实质与影像 / 118
- 二五 性与命 / 123
- 二六 紧张与松弛 / 129
- 二七 推概与综括 / 136
- 二八 直觉与理智 / 142
- 二九 无限与具足 / 149
- 三〇 价值观与仁慈心 / 155

一 人文与自然

宇宙之大，只须稍读几本近代天文学的书，便不难想象。当你在夜间仰视天空，虽见万千星座，密布四围。但那些星与星间距离之辽阔，是够可惊人的。群星之在太空，恰应似大海上几点帆船，或几只鸥鸟。我们尽可说，宇宙间是空虚远超过了真实。虽则那些星群光芒四射，灿烂耀人，但我们也可说，宇宙间是黑暗远超过了光明。

在宇宙间有太阳，在太阳系里有地球，在地球上万物中有了生命，在生命里有人类，人类在整个宇宙间的地位，实在太渺小了。譬如在大黑深夜，无边的旷野里有着一点微光，最多只照见了他的近旁尺寸之地，稍远则全是漆黑，全是不可知。人类生命历程中所发出的这一点微光，譬喻得更恰当些，应该如萤火般，萤虽飞着前进，他的光则照耀在后面尾梢头。人类的知识，也只能知道已然的，凭此一些对于已然的知识与记忆，来奔向前程，奔向此无穷不可知之将来。

你若太过注意到自然界去，正如行人在大黑深夜的旷野里，老把眼睛张望到无边的深黑中去，将会使你恐怖，使你惶惑。但有些人又太过看重他个人的生命，当知个人的生命依然是一个自然，一样的虚空胜过真实，黑暗胜过光明，一样在无边深黑中。人类的心智，则偏要在虚空中觅真实，黑暗中寻光明，那只有在人类大群已往历史文化的累积里面去寻觅。这些经人类大群已往历史所累积着的文化遗产，我们称之为“人文”，用来与“自然”对立。这是真实的，光明的，但这些也只是萤尾梢头的一点微光。

人类已往生活中所积累的一些历史文化遗产，如何得与整个大自然界长宙广宇相抗衡、相并立？但就人而论，也只有这样，这是所谓“人本位”的意见。在中国传统见解里，自然界称为“天”，人文界称为“人”，中国人一面用人文来对抗天然，高抬人文来和天然并立，但一面却主张“天人合一”，仍要双方调和融通，既不让自然来吞灭人文，也不想用人文来战胜自然。

道家也有天人不相胜的理论（见《庄子》），但道家太看重历史文化的群业，一个个的个人，只能说他天的分数多，人的分数少，一面是警乎大哉，另一面又是渺乎小哉，如何能天人不相胜呢？所以荀子要说“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”。

但荀子主张人类性恶，这也没有真认识人类历史文化群业的真相。你若一个人一个人分析看，则人类确有种种缺点，种种罪恶。因为一个个的人也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已。但